

おしん

阿信

〔目〕 桥田寿贺子 著

③



YZLI0890126526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鸟文丛

关于幸福·关于希望·关于爱

阿信 (三)

〔日〕桥田寿贺子 著 张小玲 译



YZLI0890125526

天津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路边摊	1
第二十三章	小饭馆	3
第二十四章	离开酒田	38
第二十五章	阿久婆	72
第二十六章	一家团圆	105
第二十七章	母亲去世	139
第二十八章	收养希望	175
第二十九章	战争的阴云	208
第三十章	军需工厂	210
第三十一章	长子战死	246
第三十二章	丈夫自杀	248
第三十三章	再度出发	286



第二十二章 路边摊

在佐贺生活一年多后,晚秋,阿信向公公婆婆跪伏施礼,表明自己要离开田仓家的想法。如果龙三不想同行的话,她希望能带着阿雄一块儿去东京。阿清大发雷霆,怒骂阿信不懂得身为媳妇的责任,但阿信不肯让步,她明确表示:“不愿意这样毫无希望地度过一生,想过另一种生活。”阿清知道阿信去意已决,但也不甘心如此,以不交出田仓家的孙子阿雄为条件,与之抗衡。阿信觉得和孩子分开生不如死,因此再三恳求婆婆阿清,但遭到拒绝。到底是一个人独自离开,还是和龙三、阿雄三个人一同留下?阿信为此心烦意乱。

然而,事情出现了转机。大嫂恒子趁婆婆放松防范之际顺利地将阿雄抱了出来。恒子羡慕阿信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她予以支持,同时也是对嫁进田仓家后一直受婆婆虐待的一种反抗。

多香师傅很高兴地欢迎阿信母子俩来到东京。但阿信因为手受的伤颇为严重,已不能替人梳头了。在餐厅当女招待的佐和也帮了阿信很多忙。阿信希望找一份能把阿雄带在身边的工作。正当前途茫然之际,流氓老大阿健向她们母子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了让阿信摆摊卖“煎菜包”,阿健四处去借钱。

天寒地冻的十二月,阿信让阿雄睡在草席上,一整天都在外面叫卖着她的“煎菜包”。虽然还有些人生地不熟,但阿信凭着自己的双手努力着,再加上又能和阿雄在一起了,她心中的那种幸福是无以言表的。而龙三为他们母子俩送行时所说的“终有一天,一家三口人一定可以团聚”的那番话,更成为她心中的支柱。

但是,婆婆却开始为龙三再婚之事奔忙。阿信寄给龙三的信全部被婆婆截下来撕毁了,根本没让龙三知道。龙三苦等着阿信的音讯,终日闷闷不乐。而阿信却不知道龙三没收到信,以为龙三已经把她忘了,所以很苦闷。偏偏这时,阿健的女人阿绿哭哭啼啼地来找阿信吵架。她以为阿信向阿健施了美人计。但阿健告诉醋意大发的阿绿,是他单恋着阿信,与阿信无关。阿信觉得自己太依赖阿健,也知道了阿健对自己的情感,不得不放弃业已步入正轨的路边摊。

阿信无路可走,只好重新回到山形的老家。

老家已由大哥庄治负责打理,阿信已无法久留。母亲阿藤一心维护阿信,与庄治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了危机。阿信恨龙三为什么不给她回信,但她每天依然强忍着失望,在附近的农户帮忙,以赚取微薄的收入,过着毫无希望的日子。

突然有一天,加贺屋传来邦子病危的消息。已经陷入昏睡状态的邦子偶然醒来时,拜托前来探望的阿信,希望她日后代为照顾加代,说完便与世长辞了。邦子直到临终前还盼着抱上曾孙。尽管政男已经和其他女人斩断情缘,希望从此尽到加贺屋的女婿的职责,但仍与加代感情不和。邦子的死宣告了这个家族的一个世代的结束,但是她唯独对加代放心不下。

做完了头七,加代突然对准备回家的阿信提议,她家有空闲的屋子,愿意借给阿信开店。这对阿信来说,仿佛做梦一般,她知道,这将是人生巨大的转折。



第二十三章 小饭馆

这一天,阿信端坐在加代、清太郎、美乃面前,他们为她的去留问题产生了争执。清太郎反对加代的做法:“加代,你别胡说八道了,以阿信现在的身份,她得马上回佐贺去。不管你多么希望阿信留在你身边,也不能硬把她留在这儿啊!”美乃也帮腔道:“就是嘛!阿信的先生还在佐贺等她呢!而且她也得回去孝敬公婆啊,哪能照你的意思去做呢。”

加代有点儿不服气:“阿信她自己也有这样的意思嘛。那个房子空在那儿,实在太可惜了!与其租给外人,还不如让阿信做买卖呢。”

清太郎怕阿信误会,解释道:“你想错了,我不是舍不得让她用。阿信已经不是以前的阿信了,她现在是田仓家的媳妇,就算她愿意,这种事情也不是她自己能决定的。加代你未免太自私了吧!”

美乃也对阿信说:“阿信,谢谢你大老远特地过来,你先生和婆婆肯让你出来,真是太难得了。如果你体贴他们,就应该早点回去。哦!对了,一些作为礼物的土特产,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我不会让你回去没面子的。”她看着加代,又劝说道:“加代,你别太任性了,那会让阿信为难的。”

加代只好道出实情:“你们根本就不知道,阿信她早就离开田仓家了!”

阿信想阻止加代,但已经来不及了。加代看了看阿信:“这是瞒不住的啊。如果你真的想做买卖,还是把一切都和盘托出的好……”

“阿信,你离开田仓家,是跟丈夫一块儿出来的吗?”美乃问。

加代气愤地帮阿信回答道:“那个没出息的龙三,他根本离不开他妈!”

“是吗,阿信?”美乃又问。

阿信回答说:“太太,全都是我的错,是我跟婆婆合不来,忍受不下去了。”

“那你是逃出来的?”

加代颇为感慨:“从小比谁都能吃苦、能忍的阿信,竟然一个人逃出来,可见她是多么迫不得已。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还算得上是男人吗?难怪阿信会死了心!”

美乃和阿信也有着同样的际遇:“男人都一样,在自己的妈面前永远抬不起头

来。我也是这样偷着掉眼泪熬过来的。”

听到大家这样说，清太郎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美乃停了片刻，问：“阿信，你也吃了不少苦吧？那你现在住哪儿？”

“今年年初，我就回娘家来了。”

清太郎惊悟道：“原来是这样啊！我还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你从佐贺来，能这么快就到了。”

“回到娘家，有你妈照顾着，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美乃并不知道实情。加代帮阿信回答说：“现在他们家已经是兄嫂当家了。兄嫂待她很不好，她必须四处去打工赚钱来养活自己，挺可怜的！”

阿信急忙解释：“我们家的地有大哥和我妈就够了，我闲着也是闲着。”

加代仍然力图为阿信说情：“她如果不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和阿雄，就没有办法在娘家待了。”

美乃听罢很气愤：“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呢！阿信，你以前也挣了不少钱寄回娘家，你哥哥他很清楚这一点啊。你在我家帮忙时挣的钱不也都寄回去了吗？”

加代见阿信不说话，又继续说道：“还不仅仅这些，现在她哥哥嫂嫂住的房子，都是她给人家梳头发挣的钱盖的，想不到他们现在竟然这样对她。”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当时我寄钱回来是给我父亲盖房子用的。”善良的阿信似乎并没有计较自己的得失。

美乃终于明白了阿信现在的处境：“他们怎么都那么自私，只为自己着想呢。这么一来，阿信你即使再回到娘家，也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是吧。”

加代再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所以我才建议她留在酒田做买卖算了！”

清太郎很感慨地说：“说得也是啊！帮阿信脱离苦海，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阿信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做买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加代做着最后的努力：“让她试试看嘛！虽然可以让她继续留在我们家帮忙，但那样的话，阿信只不过是个佣人，我希望能帮阿信自立门户。我相信，如果奶奶现在还活着，她知道了阿信目前的处境的话，一定会跟我一样，坚持把阿信留下来的。奶奶经常对阿信说，就算做一个女人，也要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奶奶是那么疼爱阿信，我们这么做也算是安慰奶奶的在天之灵吧。你们说对不对？”

清太郎微微一笑：“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过去，阿信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现在你出点本钱帮她也是应该的。”

加代很高兴：“阿信，太好了！”

阿信默默地低头致谢。清太郎又笑着说：“什么太好了，就算是我们反对，你不也会坚持做下去吗？”

美乃苦笑着对加代说道：“真拿你没办法。谁叫我们把加贺屋交给你了呢。那你

要帮阿信做什么生意啊？”

“我也没想好呢。”

清太郎开玩笑般地责怪道：“那怎么行啊！那要什么时候才能把店开起来啊？”

清太郎、美乃、加代都快活地相视而笑。但阿信表情却很严肃。

这天下午，阿信独自坐在荒废已久的泥土地面的房里发着呆，阿雄在旁边自己玩着。这时，加代走了进来：“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阿信回过神来：“对不起！我本来想马上就回去的。没说一声就跑了出来，不好意思！我该回去帮忙做晚饭了。”

“我没有怪你啊！厨房的事有女佣人她们呢。住在我们这儿，你和阿雄别那么紧张。你也难得休息休息，偶尔发发呆，也是保养身体的一种方法。等开了店，想发呆都没时间喽！”

“我很担心，不知道我会不会做生意。”

加代一笑：“你过去那么坚强，现在怎么这样了呢？以前你当梳头师傅的时候，不也是一个人给咖啡厅的女招待梳头吗？和龙三结婚后，你还把快倒闭的布行的库存拿到路边去卖，然后用那些钱当资本做童装生意，成立了田仓商会，你不都做得挺成功吗？我就是因为发现你有经商的才能，才鼓励你去做生意的。豁出去做做看嘛！怕失败的话，永远也不会成功。”

“可是还要再麻烦你们，我实在过意不去。”

“你只不过是做一点小买卖，需要的钱不会太多。万一你真还不起的话，加贺米行也还不至于倒闭。怎么了，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加代目不转睛地盯着阿信的脸。

阿信现出一副犹豫不决的神情。

“阿信！”

“我想开一家小饭馆，不知道行不行？我听说村子里边的米要通过酒田的港口运出去，外地的货物也要从港口运进来，来来往往的船只很多，船员和船上的人都要经过这里，我也到街上看了一下，果然没错。有这些人光顾，开小饭馆应该没问题。虽然我会做的菜不多，但是一般人吃的那些家常菜，我还能做。”

“你这样哪像做生意啊！”

“加代小姐，小饭馆当然比不上大餐厅，可我想船员们更爱到小饭馆来。他们长时间地在海上航行，难得吃到家常菜，在外地能吃到，肯定很高兴，我相信我的小饭馆一定会受欢迎的。”

“我觉得可能赚不到钱，家常菜便宜，如果生意不是很好的话……”

“在我娘家那边，帮人家干一整天活儿，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才能赚三毛钱、五毛

钱,可是也能维持我和阿雄的生活了。开小饭馆的收入要好得多,一定可以做下去的。”

“说得也是。船员们来吃,不会赊账,都付现金,可能多少会有赚头。”

“还有,我们不必买很多昂贵的材料,又不用囤积库存什么的,这样就用不了多少本钱。但是店面要稍微收拾一下,还是要花一点钱,再买些饭桌、碗、盘子什么的。”

“我家储藏室里还有很多没有用过的碗、盘子,你可以拿来用。就这么办了。反正你要做的都是些家常菜,也用不着高级的东西。”

“加代小姐……”

“你可要想清楚啊,开了店之后会很忙的哦!这种生意可不是看着店面卖东西就行的。洗碗、做菜、招呼客人,都得你一个人。”

“你放心好了,干体力活我没问题,我有的是力气,什么都能干。只是我还不知道会不会有客人上门,让我忙碌起来呢!”阿信苦笑道。

“既然你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那就做做看吧。明天我就找木匠来,看一看怎么装饰一下店面,后面可以做你的卧室。”

“真像是做梦一样……”

“不过……你是不是该先回家一趟,好好跟你妈商量商量?你自己就决定了,不太好吧。”

“我想我妈肯定会理解我的。”

“那可不行!你妈也许有她自己的考虑。”

“我怕回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其实我妈是希望我跟阿雄能陪着她,我怕见到她后,不忍心再出来了。这一次我是说住几天就回去的,她才让我出来。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对不起我妈,可是,这回我必须狠心点。就算我妈能理解我,我也不能回去,否则,看她那么痛苦,我肯定就不想离开她了!总有一天,我会把她老人家接到酒田来,跟我们一起生活。所以,我会努力把买卖做好的。”

加代无言地看着阿信。阿信心里非常痛苦。

在山形的阿信的老家,阿藤和庄治刚从田里回来。一进门,阿藤急忙去看旧房子里有没有人,但失望了。

庄治一边洗手洗脚,一边问母亲阿藤:“阿信怎么去那么久还不回来?她说要帮忙做完头七,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天了,她到底在干什么啊!我看她是玩昏了头,忘了家里的事了。”

阿藤不喜欢听儿子这么说话:“她又没有给你添麻烦,轮不到你发牢骚,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妈,我是怕你太孤单了,你一个人在这儿盼着阿信回来,可她一点也不体谅你

的心情。”

“以前她和加代小姐就像姐妹一样，受了人家很多照顾。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我想她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吧。不过，她也不能老住在那儿麻烦人家……也该回来了！”

“妈，你现在就一个人，过来和我们一块儿吃吧。你不用做饭了，一个人吃饭也太孤单了点。”

庄治竟然这么温和地体贴母亲，阿藤不由得望着他呆住了。这时，阿寅走了进来：“妈，阿信来信了。”说着，把信递给了阿藤。

“谢谢！”阿藤急忙把信揣到怀里。庄治和阿寅非常不解地对视了一眼。

阿藤找来了阿力，给她读阿信的来信。

“我到酒田之后，也没能帮上什么忙。老夫人头七已经过了，我本想尽快回家，可是加代小姐突然提出让我留在这边做点小生意，让我很意外……”

阿藤大吃一惊。读到这儿，阿力停了下来，急忙往下看。

“下面又写了些什么？她有没有说要做什么小生意？是不是打算待在酒田？”阿藤慌张地问道。阿力继续往下看信，阿藤在旁边不安地看着她：“她到底在酒田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藤……”阿力有些难过，“我想短时间之内，阿信不会回来了。加贺米行有间空房，她打算在那儿开一家小饭馆。加代小姐知道阿信的处境，想要帮她。阿信自己开了店，就用不着麻烦人家，可以自食其力了。”

“这么说，阿雄也不会回来了？”

“她就是为了阿雄才决定留在那个地方的。自己开小饭馆的话，就能一边照顾阿雄一边工作了。她还说，很对不起你，不过为了妈妈着想，她也是留在那里为好。”

“她一定是因为我护着她，所以跟庄治夫妻俩处得不好，心里过意不去。她大概以为只要她不在家，我就会和庄治夫妻俩处得来了吧……”

“说得也是啊！阿信她毕竟是已经出嫁的女儿，本不该再回来投靠娘家。就算你再怎么偏袒她，她还不是不一样很委屈地过日子吗？再说，你越护着她，越让她难过，还增加了彼此的痛苦。”

“我一点都不觉得痛苦，她用不着这么自责啊。”

“可是，阿信总要替你着想啊。不过，她应该在开店之前回来一趟，是不是？”

“这么说，她要待在酒田？”

“阿信说见了你，就怕不忍心再离开了。”

“阿信总是这样。”阿藤很无奈地笑了，“如果她只回来待那么几天，又马上要赶回酒田去的话，那还不如不回来。她回来了，我又舍不得她走，那会更难过的。这样也好，她在酒田，想要见个面也并不难，想看她的时候，我就去看她。”

“信上说，饭馆的生意要是做好了，她就会回来接你。为了以后能接你过去一块儿生活，她会拼命赚钱的。”

“我不想靠孩子们生活。只要阿信有这种想法，能好好地干，我就心满意足了。阿力姐，你下次去酒田的时候，麻烦你把这话带给阿信！”

“……嗯。”

“阿信已经想通了，不再指望龙三，要自己带着阿雄好好过下去，想一想她真是可怜！幸好有加贺屋愿意帮她，真是谢天谢地。话又说回来，她留在我这儿，我也不能替她做什么。”阿藤自言自语着。

阿力的心中对她们母女俩充满了同情。这时，传来了庄治的声音：“妈，吃饭了！一块儿来吃吧！”

阿藤回答道：“噢，我这就来！”

“阿藤，你和他们……”他们的关系突然好转，阿力有点吃惊。阿藤凄然地笑着说：“庄治他心眼并不坏。现在能再回到以前的生活就好了。”

此时，在酒田，木匠们正在装修加代小姐家借给阿信的那间空屋。这一天，加代和阿信前来看工程进度。阿信四处瞧了瞧，建议道：“在厨房那边最好能看到店里面的情况，那样我做菜的时候，就能同时照顾到客人。简单一点没关系，只要能行。”

加代劝她说：“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只是开一家让客人能填饱肚子的小饭馆，有顾客上门就行了。装修得那么漂亮，客人反而不敢来了！”

“开饭馆真的挺有意思的，比整天窝在米行强多了。”

阿信和加代都很高兴。虽然阿信过去做过好几次生意了，可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成功。但是从她每每从事一个新的行当，都会细心地找到一些窍门的经验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加贺米行的全力支持下，阿信的小饭馆终于准备在酒田的镇上开张了。她从1924年晚秋离开佐贺田仓家，在东京摆摊卖煎菜包，第二年春天返回故乡山形，又历经种种挫折，现在才过上安定的生活。这一年，阿信二十五岁，时值1925年的炎夏。

为了小饭馆的开业，阿信向清太郎、美乃、加代低头致谢：“真的承蒙你们的关照，非常感谢。小饭馆一切都准备好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要搬到那边去住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张？”清太郎问阿信。

“明天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后天刚好是黄道吉日。”

“开张那天我过去帮忙。”美乃说。

“妈，你去了只会碍手碍脚，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加代在母亲面前，总是长不大的样子。

“你们别争了！后天是黄道吉日，政男要选这一天来，你们怎么都忘了。”清太郎提醒她们。

“差点儿忘了，后天我们要和媒人一起吃中午饭。”美乃突然想了起来。

“叫他改天再来好了，后天对阿信来说是很重要的日子，我一定要去帮忙。”加代似乎对媒人的来访并不热心。

“我跟媒人商量了好多次才决定的，不能随便改。”清太郎有点儿气恼加代的任性。

阿信很有些进退两难：“加代小姐，那天才是你最重要的日子啊，不用为我操心。反正以后我还是要靠自己啊！更何况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客人上门呢，我一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清太郎则为阿信想得很周到：“这一点你倒不必操心，我已经叫我认识的船员和码头工人过去捧场了。”美乃也帮腔道：“说得也是，不要急！开饭馆的，只要好吃、便宜，顾客自然会一传十十传百的。阿信，你要加油啊！”

“谢谢，我会的。”

清太郎又说：“你店里要用的米，我会便宜一点卖给你的，你放心。”

加代说：“对啊！你得让客人知道加贺米行的米很好吃才行。我帮你挑上好的米。”

“小姐，谢谢你。”

美乃则叮嘱道：“你一边开店一边把阿雄带在身边，千万要小心，有火的地方别让他靠近，万一烫伤了，后悔可来不及了。”

阿信用力地点头，不禁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在加贺屋一家人比骨肉至亲还要深切的关怀下，第二天，阿信和阿雄搬进了还没有开张的店里。

这一天，美乃来到店里。阿信和阿雄都在。只见店内已经装饰一新，桌椅整齐地排列着。美乃很吃惊：“哎？我不知道我们家还有这么一处房子，不过这地方看起来挺适合开个小饭馆的。”

“这里的一切都是加代小姐帮忙打理的。”阿信回答说。

美乃看了看厨房：“这个厨房设计得很好嘛。”

“菜锅和饭锅都是加贺屋不用的，加代小姐派人送过来的。大海碗、中碗、碟子什么的也都是从加贺屋的储藏室里拿来的……”

“是啊，别人送了很多，可是我们都用不着，如果你还需要，尽管去拿。想不到这

这些东西还能派上用场。听说你给店取名叫‘加贺屋’是吗？”美乃笑了。

“是的。加代小姐说，要好好珍惜老夫人的一番心意，而且老爷也同意了。”

“如果你能把它经营起来，老夫人地下有知，也会感到安慰的。”美乃说完，拿出了一个小包，“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你打开看看！”

阿信打开小包，里面是一个印着“加贺屋小吃”的布帘。她又惊又喜。

美乃说：“加代觉得只不过是一家小店，没必要挂招牌，可是我想，既然取名叫‘加贺屋’，应该把招牌挂起来，你看！”

“这么好的东西……”

“这是我代表老夫人特地为你做的。”

“太太，谢谢您，我一定努力，不会糟蹋了这个招牌……”

“能够亲眼看到你开店，我就放心了。有空我会过来看看。老夫人在世的时候，很忌讳家里没人，所以我很少外出。以后来这里看看你和阿雄倒是一种乐趣。现在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加代他们夫妻俩能够和睦相处，让我早点抱上孙子，我就没什么遗憾的了。”美乃满心欢喜地说着。

加代也抽时间来看阿信了。她让家里的小伙计帮她提着一个很大的包袱。来到店门口，加代从小伙计手中接过包袱说：“好了，辛苦你了，你回去吧。”说完，一个人走进了店里。

阿信正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看到加代进来便迎了上去。

“今天一大早店里就很忙，我一直脱不开身。都准备好了吗？”加代问。

“加代小姐，你自己也很忙，就不要为我操心了。”

“不行，我老觉得这家店就像是我开的一样，我怎么能丢下不管呢！”加代一边笑着，一边打开了包袱：“看，招财猫。”

“这么大一只招财猫啊！”

“这是吉祥物，越大越吉利。”加代说着，把招财猫放在了柜子上，“怎么样，这小饭馆看起来像样了吧！”

“不好意思，什么事都要让你想着，谢谢你！”

加代向店后面的卧室里望了一眼：“哦，阿雄在睡午觉啊？”

“我好不容易把他哄睡，才有时间坐下来写这个。”

加代看向桌子，念着纸上的字：“汽菜……炖鱼、生鱼片、干菜、烤鱼……原来是菜单啊。”

“我想把菜单贴在墙上。”

“你做的菜种类真不少啊。还有醋拌凉菜、炖蔬菜、焯拌青菜、酱菜……”

“虽然每天要准备的材料不一样，但大致上有的菜，我全把它写上去了。另外，我

还准备推出一种特色套餐,包括米饭、大酱汤、一个主菜和酱菜。现在大米一升要五毛钱,一份套餐光是米饭就已经八分钱,再加上主菜和配料,算来算去,一份套餐怎么也要卖三毛五分钱。加代小姐,你看这个价格合不合理啊?”

“我觉得很合理啊!现在物价一直在涨,经济又不景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嘛!开饭馆也不轻松啊。”

“可是,我还是希望卖得便宜一点,因为来的客人很可能都是干体力活的,我也很想再多给他们一些米饭,可是要做到物美价廉好难啊!”

“有办法了!大米从我们米行直接批给你,一升只要你四毛钱,好不好?”

“那样就帮了我大忙了!再加上老爷替我向渔民和农民都交代过了,鱼和菜我可以直接去他们那里买。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当天最便宜的材料做主菜,我想把一份套餐的价格定在三毛钱。”

“对了,燃料费你可不能忘了算,不便宜哦!”

“我可以到海滩上去捡海浪冲上来的木柴,晒干之后就能用了。还有木匠们不要的木块也能派上用场。这样可以省不少钱。”

“你真厉害,这种事我是绝对做不来的。”

“酒田有很多像我们这种小店,竞争非常厉害,如果不比人家便宜、量大,怕是以后就没办法经营下去了。”

“我真是把你佩服到家了。”加代苦笑道。

“你是米行的大老板,怎么能跟我这个一分钱两分钱也要去赚的小饭馆比呢!”

“可我还是很羡慕你,不管怎么说,你有自由,不用被人捆着手脚。不像我,背着加贺米行这么大一个包袱,恐怕这一辈子都脱不了身了。为了加贺米行,就连丈夫都不能自己来选。”

“又说这种话了……我虽然比较自由,可是自由并不是件让人轻松的事。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一个人去面对,稍稍懈怠一点儿,或者想喘口气,马上就会面临饥饿。我每天都像是走在悬崖边上,这对从小就不愁吃不愁穿的加代小姐来说,是不会懂的,所以你才会说出这么不知足的话啊。”

“记得以前,我还曾经跑到东京去当过咖啡厅的女招待呢!虽然生活得挺苦的,不过想起那个时候,真的好快乐啊!哎,往事只能回味,看样子我这辈子都要被困在加贺屋了。”

“人总是不太善于发现自己的幸福。加代小姐看到的,也都是我幸福的一面。加贺屋的太太在我们看来也是什么都不缺了,可是没有人想过老夫人在世的时候,她要侍奉老夫人,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我妈妈嫁到加贺屋以后也和我一样,都快被加贺屋压死了。嗨,现在跟你发牢骚也是无济于事,从明天开始,我要努力做个称职的好妻子才行。”

“这样才对嘛！为了等着抱孙子的太太和老爷，还有死去的老夫人，同时也为了自己的幸福，你应该早一点儿替加贺屋生个后代才是。”

“没想到我的人生竟是这种结局。哎！女人真没出息。”加代苦笑着。阿信同情地看着加代，却不知该怎么安慰她。

天还没亮的时候，阿信就已经在两个灶口上坐上了汤锅和饭锅，灶口底下烧着柴火。稍一有空，她就会取出灶口里的柴火放到炭炉里点燃炭火，然后又忙着切菜，忙得团团转。

终于到了开业的日子。为了早上的客人，凌晨六点就要开门营业。这一天，阿信清晨三点就起来开始准备了。到底会有多少客人来，阿信也不清楚，对她来说，开店有点像赌博一样。她点上神龕上的香火，双手合十默默祈祷着，然后拿起布帘悬挂在门口。

干体力活的男人们在晨雾中一个个走过阿信的店前。她看着外面的行人，发现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新店的开张，于是按捺不住，开始招呼起客人来——

“小饭馆今天刚开张。先生，进来尝一尝吧！有大酱汤和干菜、酱菜的早饭，一份只要两毛钱！我们这儿的早饭热腾腾的，白米饭香喷喷的，还有大酱汤、干菜和酱菜，一份只要两毛钱！”

人们惊讶地看着阿信，可是无意光顾。

在加贺屋的客厅里，清太郎、美乃、加代、政男和媒人全都端坐着。媒人首先打破了沉默：“年轻人爱冲动，难免会有一些误会，造成彼此的隔膜。老夫人临终之前也嘱咐过你们夫妻要和睦。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希望你们重新开始，好好过。”

清太郎以长辈的身份对媒人说：“他们的事给您添了很多麻烦。加代是独生女，有些任性，不过她已经说了，以后会尊重政男，做个好妻子。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白头偕老，还请你多多包涵。”

媒人也替政男表示了歉意：“政男他因为年轻，做了糊涂事，他很后悔，就请你们大人不记小人过吧。”

加代和政男毫无表情地相互对视着。

“加代在她奶奶的调教下，一直都在打理米行的生意。不过从今天起，米行的事就全都交给政男吧。”清太郎说。

媒人代表政男接受了这一提议：“你们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政男，他一定会好好努力的。老夫人在世的时候，政男没能把自己所学到的发挥出来，只是徒有一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的头衔，实在丢脸。”

“我想明白了。以后日本将逐渐变成一个文明之国，我妈妈做生意的那套方法肯

定行不通了。今后加贺米行就靠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政男了。”清太郎说完,又把目光转向政男:“我们把重任交给你了。”

政男默默地点了点头。

“为了今天这个喜事,我们准备了一点酒菜,大家来庆祝一下吧。”清太郎首先站起身来,媒人、政男、美乃、加代也站了起来。这时,加代对美乃说:“阿信的店里不知道来没来客人?我想早一点过去帮忙。是不是请伙计过去看看?”

美乃和清太郎瞪着加代。政男则一脸不高兴。

阿信正坐在店里发呆。阿雄在她旁边天真地嬉戏着。看着无知的阿雄,阿信半是自言自语地说:“早上和中午都没有顾客上门,看样子晚上也没希望了。剩这么多饭,怎么办呀?”

欲哭无泪的阿信蓦然起身,走进厨房,然后拼命捏着饭团。阿信把每两个饭团搁在一起,配上萝卜干,用竹叶包好,把这些饭团背到了港口的防波堤旁开始兜售。

“饭团、饭团,吃吃看!吃吃看好不好?大饭团,两个只要七分钱,雪白的米饭做的饭团,两个只要七分钱,很便宜喽。”

加代来到阿信的店门口,却打不开门。她一脸的疑惑。

“阿信!阿信!”没有回应,加代不安起来。这时,阿信拉着阿雄的手回来了,加代急忙迎上前去:“你跑到哪儿去了,今天才刚开业,你怎么就关起门来了呢?”

阿信一副十分疲惫的样子,一言不发地掏出钥匙打开店门。一进入店里,她就累得跌坐在椅子上。加代也跟了进来,“阿信,你怎么了?”

“也许我不该开这家店。今天一整天,连半个客人都没有。剩那么多饭,我只好做成饭团跑到港口那边去叫卖。都剩下来的话,那可怎么办呢?”

“怎么样?都卖掉了吗?”

阿信摇摇头:“我本来想,能赚回本钱来也好啊!”

“都拿回来了?”

“我把它都做成饭团了,就算拿回来明天也不能再卖了。可扔了又挺可惜的,刚好有一些码头工人在那儿搬货,我请他们吃了。”

“你免费请他们吃啊?”

“总比扔了好啊!”

“说得也是……”

“我不知道会有多少客人来,煮了两升大米。今天光米钱就损失了八毛钱。不过买来的鱼、干货和蔬菜还可以用。照这样看,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客人才会上门。或许我应该做其他的生意。卖吃的东西,一旦剩下来就会坏,不太好做。”

“今天才第一天嘛！最要紧的是动动脑筋，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顾客上门。怎么一开始你就泄气了？阿信，你的斗志哪儿去了？记得小时候，我抢你的口琴，你一点儿都不让，和我扭打在一起，你的那种不服输的劲儿呢？”

阿信一脸严肃地看着加代。

“你要用多少钱都没关系，我会借给你，可你一定要记得还我才行！在你还没还上之前，我不许你说想放弃这种话，听到没有！”

加代说完就走了。阿信很委屈地目送着她远去。

本来对做生意信心十足的阿信，开业的第一天就碰了壁。到底怎么样才能让顾客上门呢？这是阿信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在加贺米行全力支持下开起来了的小饭馆，经营伊始就遭受挫折，这让阿信几乎失去了信心。她从学梳头到出来帮人梳头，从把倒闭了的布店——田仓商会变成儿童制衣厂，包括后来的摆摊卖煎菜包，都获得了成功。小饭馆的受挫让阿信非常沮丧。是不是哪里有问题？阿信想得心烦，第二天索性没有开门，在门口贴上了一张“本日休业”的告示。

加代第二天又来了。看了一眼告示就回去了。

美乃看到加代回来了，迎了上去，问：“见到阿信了吗？怎么，加代？”

“我看到门口贴了‘本日休业’的告示，没进去我就回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说要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吗？”

“才开张一天，生意不好，说不做就不做了，阿信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真是的！我不想再见她了。”

“就是这种时候，你才更应该帮助她啊。这才叫做朋友，不是吗？”

“该为她做的我都已经尽心尽力地做了。接下去怎么办，就要靠她自己努力了！她不振作起来的话，将来一个人肯定要受苦。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不过在她振作之前，我会装做不知道。要是她真的不干了，那只能说阿信也不过如此。”

“看这个样子，她不太适合开小饭馆。”

“那是她自己提出来的，事到如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阿信比谁都清楚。”加代一脸的苦闷。

又是新的一天了，阿信在店里的桌子上专心致志地写着什么。桌子上堆着几十张写好了的纸。只见纸上写着：

新开张的加贺屋小吃，两菜一汤加小菜的套餐，每份三毛钱，菜和大酱汤里